



春秋左氏傳

再刻

廿二

二十六

服部文庫
117
205
12



春秋左傳卷二十三昭公盡十七年

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不書南蒯以費叛不以告廟夏

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比

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列國也
比歸而靈王死故書弑其君靈王無道而弑稱臣
比非首謀而反書弑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靈王
死在五月又不在于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
禍以之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雖為君而未列於
赴之諸侯故不稱爵殺不

稱人罪棄疾稱人罪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在陳

留長垣縣西南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書同齊服故公不與盟

魯不堪晉未讒愚弘多公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無傳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陳蔡皆受

封于楚故稱歸冬十月葬蔡靈公蔡復而後以公君禮葬之

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公吳滅州來州來楚邑用大師焉曰滅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平不書諱之

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區夫

魯大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

其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

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

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矧平子從

之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楚子之為

令尹也殺大司馬蕞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及即位

奪蕞居田居掩之族言蕞氏所以怨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在九年圍許大

夫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楚滅蔡在十一

年洧仕楚其父在國故死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申之

會越大夫戮焉申會在四年王奪鬬韋龜中韋龜令尹子文

玄孫中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韋龜子郊尹治郊竟大夫

蔓成然故事蔡公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

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

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壽常

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朝吳故蔡大

夫聲子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

楚故欲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元子皆靈王弟

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疆與之盟入襲蔡

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知其故觀從使子干食坎

用牲加書而速行使子干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

食並偽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

已徇於蔡從也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

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詐言蔡公將蔡人聚將執

之執觀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賊謂

子皙也言蔡公已成軍殺已不解罪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

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為靈王死亡則可違若求

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則且違上何

適而可言不可違上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

而盟于鄧賴川召陵縣西南有依陳蔡人以國

蔡而依之楚公子比子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蔡蔓成

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

蓬氏許圍蔡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

軍欲築壘壁以示後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

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藩籬也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

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須務牟史狎楚大夫

蔡公之黨也正僕大子之近官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

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

使觀從從帥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且曰

先歸復所後者劓劓截鼻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而眾

散

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

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

于溝壑矣擠隊也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

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聽國人之所與王曰眾

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

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

大福不再祗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然丹子革王

訟夏將欲入鄢夏漢別各順流為芋尹無宇之子

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中王弗誅惠執

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

棘闈以歸棘里各闈門也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

氏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丙辰後傳終言之經書四月誤申亥以其二女

殉而葬之觀從謂于于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

禍也于于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恐于子玉觀從吾

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乙卯靈王也

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周徧也乙卯卯十八日國人大

驚使蔓成然走告于于于曰王至矣國人殺君

司馬將來矣司馬謂棄疾也言司馬見殺以恐于于君若早自圖也

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

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不書殺君位未定也丙辰棄疾

即位名曰熊居葬于于于訾實訾敖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

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

人使子旗為令尹子旗莫成然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吳

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

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

南蓋後徙在平王封陳蔡復遷邑復九年所遷邑致羣賂

始舉事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舉職脩廢官召觀從王

曰唯爾所欲觀從教子于殺棄疾棄疾今對曰臣

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佐卜人使枝如子躬聘

于鄭且致犍櫟之田犍櫟本鄭邑楚中取之事畢

弗致知鄭自說服不復須賂故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

以犍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犍櫟降

服而對降服如今解冠也謝違命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

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王善其有權存

事將復使他年辛丑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

王卜曰余尚得天下尚庶幾不吉授龜詬天而呼曰

是區區者而不余界區區小天下余必自取之民患王

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其王無冢適冢大有寵也

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壑羣壑星辰山川而祈

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

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

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使五人齊而

長入拜從長幼以次拜康王跨之過其上也靈王肘加焉子于

子皆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璧紐以為

鬪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故託其子且曰棄禮違命楚

其危哉棄立長之禮違當璧子于歸韓宣子問於

叔向曰子于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

市賈焉何難宣子謂棄疾親恃子于其同好對曰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本不與子于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

五難有寵而無入一也寵須賢人而固有入而無玉二也

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而無謀三也謀策有謀而無民

四也民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子于在晉十

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入晉楚之士

皆非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無釁而動可謂

無謀召子于時楚未有大釁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客

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之者王虐而不忘靈

暴虐無所畏楚君子于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

之言楚借君于于以弒靈王終無能成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

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戌既死棄疾并領陳事苛慝不作盜賊伏

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違中民事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謂羣

國民信之乎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

也當璧有民二也民信令德三也無苛寵貴四

也貴妃居常五也棄疾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

之子于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廢子也以神

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不其寵棄矣父既民

無懷焉非令國無與焉無內將何以立宣子曰齊

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

寵於僖衛姬齊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

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國高以為內

主國氏高氏從善如流言其下善齊肅齊嚴也不

藏賄清不從欲儉施舍不吝施舍猶言求善不厭

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

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生十七年有士五人

腹心子餘趙衰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魏犢魏武

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

以女宋贈以馬楚有樂卻狐先以為內主謂樂枝

突先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民

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天方

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于共有寵子

國有與主謂棄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

疾也

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傳言子于所以蒙絨君晉

成虎邲在入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賤其奢也為取

邲故取邲在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

以不示威知晉德薄欲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

會吳子于良下邲有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辭不

七月丙寅治兵于邲南甲車四千乘三十羊舌鮒

攝司馬鮒叔向弟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

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子大叔

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

子產之適宜大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

欲使衛思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

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屋宇

喻近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請止

叔向受羹反錦受羹示不逆曰晉有羊舌鮒者瀆

貨無厭瀆數亦將及矣將及為此役也役事子若

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禁芻蕘晉人

將尋盟齊人不可有貳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獻

王卿士劉子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底致

也 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

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董督也庸功也討天之有辭故功多也天

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天子大夫稱老元戎

戎車在前者啓開也行道也遲速唯君欲佐晉討齊叔向告于齊曰

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

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託用命以拒晉

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之業

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威序則

不共禮須威嚴而後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威須昭告而後

信義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信義不明則棄威不

威棄禮無禮無經無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

以志業志識也歲聘以修其職業間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止班爵之義率長

幼之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再會

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入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

嶽之志業於好聘也講禮於等朝也示威於衆會也昭明

於神盟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

興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

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求終事也終竟也君曰余必廢之

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間隙也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君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託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

曰君信蠻夷之訐蠻夷謂邾莒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死償仆也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棄猶忘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鄆已滅其民猶存故并以恐魯以討魯罪間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二憂為間隙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經所以稱同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為壇盟會處癸酉退朝先盟子

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幄幕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

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

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

貢輕重以列列外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

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

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懼弗

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靖息也行理之

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也小國有關

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

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

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

瀆易也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一家貳偷之不暇何暇

討貳不壹也偷苟且也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不競爭則為人

公不與盟信邪喜之訴欲討魯故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

蒙之蒙裹也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夫懷錦奉壺飲

水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蒲伏竊往飲季孫水

箭箛蓋可取飲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湫子服惠伯從至晉子

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猶決竟無為為善

矣唯夫子知我言子皮知之善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

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詩小雅言樂與

君子爲治乃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

國家之基本嫌爭競不順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

藝貢事禮也故以禮明之而不警邊且不修備與

也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而甲車四千乘故爲悉起不警邊且不修備與

狄無謀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

競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大獲而歸爲十五年晉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

卽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滅蔡在十一年許

申昔故諸侯楚滅以爲邑荆荆山也傳言隱太子

之子廬歸于蔡禮也隱太子有悼大子之子

也悼大子偃師冬十月葬蔡靈公禮

也國復成禮以葬也此陳蔡事傳皆言公如晉荀

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

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景伯士文伯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

之子彌牟也

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

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傳言平王所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

子私與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

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

憂於晉也親親與大賞其罰否所以為盟主也

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一臣必有二主道吾

豈無大國言非獨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

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

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老尊若猶有罪

死命可也死晉命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

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宣

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

能鮒叔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

晉君自歸於魯君蓋襄二十一年坐叔微武子之

賜不至於今武子季平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

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

館于西河西使其若之何且泣泣以信平子懼先

歸惠伯待禮待見遣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書至者三月曹伯滕

卒無傳夏四月無傳秋葬曹武公無傳八月莒子去

疾卒未同盟冬莒殺其公子意恢以禍亂告不必繫於為卿故雖公子亦書意恢與亂君為黨故書各惡之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以舍族為尊晉罪已

尊晉罪已禮也禮修已而不責人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

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偽瘵疾使請於南蒯曰臣

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間差也

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以作亂

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

今字

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

矣不能復畏子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出奔請期五日

南蒯請期冀有變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戲對

曰臣欲張公室也張強也子韓皙曰齊大夫家臣而欲

張公室罪莫大焉言越也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歸魯

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南蒯雖叛費人不從未專屬齊二子逐蒯而復其舊故經

不書歸費齊使文子致邑欲以假好非事實也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

兵於宗丘且撫其民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宗丘楚地

分貧振寡分與也振救也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

今如

左傳 卷三十五

收養不救災患有孤寡賦稅其赦罪戾詰姦慝詰責

舉淹滯淹滯有才德而未叙者禮新敘舊新新也祿勳合親勳功

任良物官物事也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

亦如之如然好於邊疆結好四鄰息民五年

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邾公不感邾公

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庚與莒公蒲

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蒲餘侯莒大夫茲夫也意恢莒羣公

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鐸亦羣公子公子鐸因

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

許之為下冬殺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有

與養氏比而求無厭養氏子旗之黨王患之

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

居鄖以無忘舊勳辛子旗之子冬十二月蒲餘侯茲

夫殺莒公子意恢邾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

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以田晉那侯與雍

子爭鄙田那侯楚申公巫臣久而無成士景伯

如楚士景伯叔魚攝理攝代韓宣子命斷舊獄罪

狂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那侯蔽斷

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

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

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

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官為墨墨不潔之稱

殺人不忌為賊忌畏也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

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

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治國有古人遺風

制刑不隱於親謂國之大問已所答當也二數叔魚

之惡不為末減未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曰義也夫可謂直

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言瀆也以寬衛

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鮒也以寬魯

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

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也三利殺

親益榮榮名猶義也夫三罪唯答宣子問不可以

重疑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無傳未二月

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略書有

弓卒起也武宮魯武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吳不遠

公廟成六年復立之鄭讒人所以

見逐而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秋晉荀吳帥師

伐鮮虞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齊梓慎曰禘之

曰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妖祲

氛也蓋見於宗廟故以其在泣事乎也二月

癸酉禘叔弓泣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大臣

為之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故

無極恐其有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

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請

上又謂其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

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

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

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

對曰臣豈不欲吳非不欲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

也言其多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周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荀躒如周葬穆后起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鉅鹿鼓人

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適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

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以賈，怠不如完。

舊完猶保守賈，怠無卒卒終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

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爽，差也。好惡不愆，城可獲。

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苟吳必有死命而無二。

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

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鞮，鼓也。冬，公如晉，平

丘之會，故也。平丘，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十二月，晉

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

樽以魯壺。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

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感魯壺而言也鎮撫文

伯揖籍談文伯無辭揖籍談使對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

器於王室謂明德之分器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

王薦獻也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若魯壺之屬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

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言王寵靈不見及故數為戎所

加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籍叔父唐

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

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姑姓國也在安定陰密闕

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闕鞏國所出鎧唐叔受之以處參

虛臣有戎狄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其後襄之二路周襄王

受之以有南陽之田事在僖二撫征東夏非分而

何夫有勳而不廢加重有績而載書功於策奉之以土

田有南陽撫之以彝器弓鉞旌之以車服襄之二路明之

以文章旗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

焉言福祚不在叔父當在誰邪且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

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孫伯鷹晉正卿籍談九世祖及辛有

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為大史籍

厲與之共董督晉典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

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

祖忘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日王其不終乎吾

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

王十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

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

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

遂服禮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雖弗遂

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禮

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

將焉用之為二十二年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我蠻子殺之夏

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未同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三月而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

也猶以取鄭故也公為晉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

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使然丹誘戎蠻子

左傳

卷三

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詐之非也立其

子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蒲隧徐地

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陵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

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徐人

得甲父鼎以賂齊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為小齊國害

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

亢也無亢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

大夫離居莫知我肄詩小雅戾定也肄勞也言周舊為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

息定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有念民勞者也其是之謂乎傳言晉三月

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于朝

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于客間孔張子執政禦

之執政掌位列者禦止也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肆客從

而笑之事畢富子諫富子鄭大夫諫子產也曰夫大國之人

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我心陵侮我我

皆有禮夫猶鄙我也鄙賤也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

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出

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緣事類以成偏頗獄之放紛紛亂也

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敬之心使命之不聽下不從上命取陵

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執政之

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卿得自立廟於家有

祿於國受祿邑有賦於軍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有所受

服歸服受服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服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其祭在

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

得恥之其祭在廟謂助君祭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

無刑罰也言為過謬者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規我規正也宣子

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同工其私自共為雙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

也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

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亦未

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讒人交

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

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

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

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

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

左傳卷之三

三十一

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
 給之一其否為罪滋大滋益也大國之求無禮以
 斥之何廢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若韓
 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
 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
 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細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
 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
 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復重求也今買諸商人商人
 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

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耦用也

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強其

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

強奪商人是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

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藝法

所成敢私布之布陳也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

以微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夏四月鄭六卿

餞宣子於郊餞送行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

亦以知鄭志詩言也子養賦野有蔓草子養子皮之子嬰齊也野

有蔓草詩鄭風取其志也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

已所望也子產賦鄭之羔裘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已之子舍命

不渝邦之彥宣子曰起不堪也不堪國子大叔賦

褰裳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言宣子思已將有褰裳之志如不我

思亦豈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言已無他人

好在此不復子大叔拜謝宣子宣子曰善哉子之

言是是褻不有是事其能終乎韓起不欲令鄭來

答之所以子游賦風雨子游駟帶之子駟偃也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胡

不夷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有女同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

宣子志子柳賦韓兮子柳印段之子印癸也韓兮詩取其倡乎和文言宣子俱已將

和從宣子喜曰鄭其度乎度幾於二三君子以君

命既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故皆昵燕好也

昵親也賦不出其國以示親好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

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我將詩頌取其日靖

之威言志在靖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

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

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

馬藉手公至自晉晉聽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

拜謝曰晉之宮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惠伯

六卿疆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

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昭伯尚少平秋八月晉昭公

卒為下平子九月大雪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

豎祔有事於桑山三子鄭大夫斬其木不雨子產

曰有事於山蕪山林也蕪養護而斬其木其罪大

註謝下
一本有
子產二
字

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

子服回之言猶信自往見之子服氏有子哉有賢

經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

食之秋郊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尾也楚人及吳戰于

長岸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

采叔采叔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穆公賦菁菁者

我菁菁者義亦詩小雅取其既昭子曰不有以國

左傳卷三

二十六

其能久乎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夏六月甲戌朔日有

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於社故請之昭子曰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盛饌伐鼓於社責羣諸侯用

幣於社請上伐鼓於朝退自責禮也平子禦之樂禁也

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

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

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

幣之禮也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太史答言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

未夏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為災於是乎

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樂奏鼓

祝用幣於社史用辭自責故夏書曰辰不集

于房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奏鼓瞽樂師嗇夫馳

庶人走車馬曰馳步曰走為救日食備也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

月謂之孟夏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

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秋郊子來朝

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少皞

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問何故以鳥名官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

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

許以雲
名為號
作以雲
名為號
非為號

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
師長皆以雲名為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
炎帝氏

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

名百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也亦有水瑞以水紀事

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

而龍名也亦有龍瑞故以龍命官我高祖少皞摯之

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

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玄鳥氏司分者也
也玄鳥燕

分來秋伯趙氏司至者也
伯趙伯勞也以青鳥氏

司啓者也青鳥鳴也丹鳥氏司閉者也
丹鳥鶯雉

也立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祝鳩氏司徒也
祝鳩為屬上四身皆歷正之屬官

也鳩鳩孝故為鳴鳩氏司馬也
鳴鳩王鳴也鷲而

制鳴鳩氏司空也均故為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

寇也爽鳩鷹也鷲故為鵲鳩氏司事也
鵲鳩鷲鷲也

為司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上五雉為五工

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鷩雉東方曰鷮雉南方

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九扈為九農正
九種

也春扈鵠鵠夏扈鷩鷩秋扈鷮鷮冬扈鷩鷩棘扈

九扈為九農之號各扈民無淫者也
使不淫族

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

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仲尼

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於是仲尼年二十八既而告人曰吾

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修其職也傳言聖人無常

師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維維水

也三塗山各在陸渾南也長弘謂劉子曰客容猛

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

其備之乃警戎備警戎以備戎也九月丁卯晉荀

吳帥師涉自棘津河津名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

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

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甘鹿周地周大獲先警戎備故獲

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

獻俘于文宮欲以應夢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

新也申須魯大夫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類告示人今除於火火

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向伏故知當須火出乃布散為火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徵始有形象而徵也火出而

見前年火出時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隨火沒也其居

今茲

火也久矣歷二其與不然乎言必火出於夏為三

月謂昏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得天

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

也大辰大火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居陳鄭祝融

之虛也祝融高辛氏皆火房也房舍星孛及漢漢

水祥也天漢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衛今濮陽

項居之其城其星為大水衛星營室水火之壯也

也內有顓頊冢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

子水火合而相薄水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未

知今字星當復隨火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鄭裨

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瑋

玉瓊鄭必不火瓊圭也瑋玉爵也子產弗與以為

流非獲所息故也為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

不吉陽句穆王曾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

言魚公子鮒也順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

令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得

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

乘舟餘皇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擊之

及泉也環周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入道吳公子光諸

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衆之衆許之使長

鬣者三人長鬣多鬣鬣與吳人潛伏於舟側曰我

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師吳也三呼皆迭對迭更楚

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傳

吳光有謀

春秋左傳卷二十三

春秋左傳卷二十四 昭公盡二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未同盟而夏五

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來告故書六小邾人入郕郕

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自葉遷也畏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過周

而代之其代居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

之日也侈故之以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而毛

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爲二十六年三月曹

伯奔楚傳

春秋左傳卷二十四

平公卒為下會葬見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丙子

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

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戊

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

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

前年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言經所裨竈

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罍禳火

鄭人請用之信竈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

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

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

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遂不與亦不復火

傳言天道難明雖裨神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

將有大祥里析鄭大夫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

弗良及也言將先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

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及火里析死

矣未葬子產使輿二十人遷其柩以其嘗與火作

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使司

寇出新客新來禁舊客勿出於宮為其知國情使

不欲令去

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

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

從主祀於周廟告于先君禘廟主石函周廟厲也有火災故合羣王

於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徹備火也商成公徹司

宮商成公鄭大夫司宮巷伯寺人之官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宮

人先公宮女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備非常也行火所燬燬炙也

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為部伍登城備姦也明日使野司寇各

保其徵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也四方郊人助祝

史除於國北為祭處於國北者就大陰禳火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

水神回祿火神祈于四鄘鄘城也城積上陰氣所聚故祈祭之以禳火之餘災書焚

室而寬其征與之材征賦稅也三日哭國不市示憂戚不市

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

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不義所六月邠人

藉糴邠姓國也其君自出藉糴益履行之邠人襲邠邠人將閉門

邠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門者頭遂入之盡俘以歸邠

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邠邠莊公及邠夫人而舍

其女為明年宋伐邠起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

原伯魯周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

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

適多漸以及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

學不害患者以惑其意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以為

無害遂不學則皆懷苟且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

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二乎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為治也被禳於四方振

除火災禮也振棄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廟城內

地近故于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

除廣之過期三日處小不得時畢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

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而女也毀子

產朝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

者止之曰毀於北方言子產人廟火之作也子產

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于公孫而授兵似若叛

晉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

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

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

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隅擱然勁將

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

左傳 卷二

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
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也

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不幸而亡君

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為竟

每瞻望晉歸赴之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傳言子產有備楚左尹

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

不禮於鄭十二年平王復遷邑許自夷還居葉恃楚而不事鄭晉鄭方睦鄭

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

楚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許先鄭封

鄭曰余俘邑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葉在楚國方復存之故曰我俘邑

城外之蔽也為方城外之蔽障土不可易易輕國不可小

許不可俘讐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

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白羽改為析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為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

止弒其君買加弒者責止不捨藥物巳卯地震無傳秋齊高發

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無傳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陰縣今屬南鄉郡令

尹子瑕城邾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

完也。以持其世而已。遷陰城，邾皆欲以自完。楚子之狂，蔡也。

蓋為大夫時往，騶蔡。鄭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鄭陽及蔡邑。

即位，使伍奢為之師。伍奢，伍舉之子，伍員之父。費無極為少師。

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為之聘於

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

王自取之，故稱夫人。至為下拜，夫人起。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

寧請師。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伐邾。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

取之。蟲，邾邑，不書圍取，不以告。乃盡歸邾俘，夏許悼公瘞。五月

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醫。太子奔晉，書曰：

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譏止不

舍藥物，所以加弑君之名。邾人邾人徐人會宋

公乙亥，同盟于蟲。終，宋公伐邾事。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濮，南

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

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城父，今襄

父縣。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

故太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為明年譜，太子張本。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改以為夫人遣謝秦。

莒子奔紀鄆。紀鄆，莒邑也。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使孫書伐之。孫書

陳無字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寡婦

為嫠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織連所紡以度城而

藏之以待外攻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或獻

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緦而登緣繩登城登者六十人緦

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其公懼啓西門而出

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是歲也鄭駟偃卒子

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師偃弱幼必其父兄立子瑕

子瑕子游叔父駟乞子產憎其為人也憎子且以為不順舍

立叔不順禮也弗許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駟氏聳也

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

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

子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獲天福

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天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今

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

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寡君與其

二三老曰抑天實劓亂是吾何知焉言天自欲亂駟氏非國所知

知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

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

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在十三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

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

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

舍之遣人報晉使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十三年

年吳縣州來今就城而取之昔吳滅州來在十三年子

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

以挑吳能無敗乎待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

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

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

勞罷死轉轉徙也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傳言平王所以不能霸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榮陽密縣東

南至潁川長平入潁國人請為祭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

我覲也覲見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

澗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子產之知

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蹶由吳王弟五年曰彼何

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

其弟猶人忿於室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言楚子能

家而作色於市人用善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無傳

嘗有玉帛之使來秋盜殺衛侯之兄縶齊豹作而不義故書

日盜所謂求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與君

名而不得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無傳未同盟

爭而出皆二十一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是歲朔旦冬至

書名惡之也梓慎望氛氛氣也時魯侯不行登曰今茲宋有

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為宋華向出叔

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戴族華氏桓族何氏汰侈無禮已甚

月巳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

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其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

也亂所在也傳言妖由人興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

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

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

君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妻何信於讒王執伍奢念奢切言使

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大子意故遣令去

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

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

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也佞才不

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

三傳

卷三十一

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

召而不來是再奸也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

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

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

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負棠君奢之長子尚也

為棠邑大夫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自以負尚弟子胥

及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

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

而行仁也仁者貴成功擇任而往知也負任報讐知死不辟

勇也尚為勇父不可棄俱去為棄父名不可廢俱死為廢名爾

其勉之相從為愈愈差也伍尚歸奢聞負不來曰楚

君大夫其盱食乎將有吳憂不得早食楚人皆殺之負如吳

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為戮

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光吳公子闔廬也反復也負曰彼將有

他志光欲弑僚不利負用事故破其議而負亦知之余姑為之求士而鄙

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求入於光退居邊鄙乃見鱄設諸焉鱄

士勇而耕於鄙為二十七年吳弑僚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

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恐元公殺

已欲先作亂

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

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

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黨公

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癸卯取大子樂與母

弟辰公子地以為質樂景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公亦取華亥之

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

質為此冬華向出奔傳衛公孟繫狎齊豹公子孟靈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為衛

司寇狎輕也奪之司寇與鄭鄭豹有役則反之無則取

之繫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遷豹使行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

去之喜貞子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靈懼而公嫡母

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

齊豹見宗魯於公孟薦達也為驂乘焉為公子孟驂乘將作

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

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

也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

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

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而歸死

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公孟有

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子氏帷於門外

而伏甲焉齊豹之家使鼃祝寘戈於車薪以當門要其前也

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寘戈於薪尋其後使華齊御公

孟宗魯驂乘及閔中閔曲門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

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

驅自閔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

車公副及公宮鴻駟駟乘于公鴻駟駟復就公乘一車四人公

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從公出

過齊氏使華寅肉祖執蓋以當其闕肉祖示不敢與齊氏爭執

蓋蔽公而去闕空也以蓋當侍從空闕之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

遂出寅閉郭門不欲令追者出踰而從公踰郭出公如死鳥

死鳥衛地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朱鉏成子黑背孫齊侯

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頃公之孫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

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將事行聘事遂從

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

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

下執事阿比也命已使比衛臣下臣不敢貳貳違命也主人曰君若

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

枉言受聘當乃止止不行衛侯固請見之欲與青

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為相為未致使故也未致

不敢以衛侯以為乘馬喜其敬也賓將振振行主

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

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

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臣懼不免於戾

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齊氏之宰

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

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

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

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

晉皆齊閏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衛侯賜北宮

喜謚曰貞子滅齊賜析朱鉏謚曰成子霄從而以

齊氏之墓予之皆未死而賜謚及衛侯告寧于齊

且言子石子石公孫青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

二三子之教也喜青敬死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

必及於其罰何忌齊大夫言青者在康誥曰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尚書况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

先王言受賜則犯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

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

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

祿是食不受亂許豹行事不為利疚於回疚病回

是以周事豹不犯非禮是以周事豹是以周事豹

城平公公孫忌樂舍舍樂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

子楚建楚平王之郎甲小邾穆出奔鄭八子宋大

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八子之徒眾也賴川

敗于城子城適晉子城為華氏所敗別走至晉華

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

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

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

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費遂大司對曰臣不

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大子臣是以

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詢恥

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

登奔吳登費遂之子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于君

登奔吳登費遂之子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于君

登奔吳登費遂之子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于君

登奔吳登費遂之子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于君

登奔吳登費遂之子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于君

登奔吳登費遂之子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于君

登奔吳登費遂之子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于君

登奔吳登費遂之子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于君

登奔吳登費遂之子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于君

實如

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可以為善使
 少司寇輕以歸也輕華亥庶見曰子之齒長矣不
 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質信也送公子歸可以自明不叛之信
 公子既入華輕將自門行從公去公遽見之執其手
 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而女也所齊侯疥遂
 疢疥癩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梁
 丘據與裔款二子齊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
 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
 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

欲殺嚚固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往

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

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

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集

神建以語康王王楚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

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款謂

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

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上下無怨動無違

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

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其所以蕃社老
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
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厭足
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也以
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
還猶顧也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懷於心其
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益失數美是
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是求媚於神是
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

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
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
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
鹽蜃所望守之衡鹿舟鮫虞侯所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縣
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余隔也迫近國都之
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為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強易其賄
承嗣大夫世位者布常無藝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歛無度宮室
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也外
寵之臣僭令於鄙能為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

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

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姑尤以西

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

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萬萬曰億君若欲誅於祝

視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萬億曰兆君若欲誅於祝

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

已責除通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言疾愈行招虞人

以弓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

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

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

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君子避之是也齊侯至自田

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公曰唯據

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

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

魚肉燂之以薪燂炊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

及以洩其過濟溢也洩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

然亦如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否不可也臣獻其否以成

其可以獻君之否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

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

和羹既戒既平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

備五味異醴醴無言時靡有爭醴總大政能使上下

皆如先王之濟五味濟成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

其政也聲亦如味須氣一體文武有三類

頌四物雜用四方之五聲宮商角六律黃鍾大簇

夷則無射也陽聲為律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及

陰聲為呂此十二月氣八風八方九歌九功

數合之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皆可歌也六府以相成也言此九者合然清濁小

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

濟也周密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

德音不瑕詩豳風也義取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

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

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

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

爽鳩氏少皞季荊因之季荊虞夏諸侯有逢伯陵

因之逢伯陵殷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而後

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齊侯

其於所樂志於不死晏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

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

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

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治疾數月而卒大

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

萑苻澤名於澤中劫入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

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

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

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

也詩大雅汔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毋從

詭隨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以謹無良謹勅慎也式遏寇虐慘不

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言為寇虐曾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

柔遠能邇以定我玉平之以和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

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又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詩殷頌言湯政

也綌急也布政優優自祿是適優優和也適適聚也和之

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

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

鞅來聘晉頃公即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

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曰入披其邑故秋七月壬午

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冬蔡侯朱

出奔楚朱為太子則失位遂微弱為公如晉至河

乃復晉人辭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無射冷

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冷樂官州夫樂天子之

職也職所夫音樂之興也樂因音而鐘音之器也

音由器以發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器以鐘之聚

也以器聚音輿以行之樂須音小者不窳窳細大者不

楸楸橫大則和于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也故和聲入

于耳而藏于心心億則樂億安窳則不咸不充滿

楸則不容心不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楸矣王

心弗堪其能久乎為明年天三月葬蔡平公蔡大

子朱失位位枉卑不在適子位大夫送葬者歸見

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

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暨詩大

也息今蔡侯始即位而適畢身將從之為蔡侯朱夏出奔傳

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叔孫昭子以命為國政季孫欲惡諸

晉憎叔孫在巳上位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

為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為鮑國七年士鞅怒

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

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魯

不能以禮事大國且為宋華費遂生華驅華多僚

華登驅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公御與驅相惡乃

講諸公曰驅將納亡人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

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為大司馬良子謂華登死亡有命吾

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君若愛大司馬

則當亡走失國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死動公公

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

馬告司馬使逐驅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

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驅

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酬酒賜及

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句尤之張句華驅臣尤怪賜之厚曰

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劔而訊之子皮華驅宜訊問也

僚盡以告告欲因田張令多僚子皮曰司馬

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吾又重之不如亡也

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

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

任翩亦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

心豐愆華控禦諸橫梁國睢陽縣華氏居盧門以

南里叛盧門宋東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

門而守之舊鄘故城也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也物事對曰二

至二分二分至冬至夏至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

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

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陰侵陽是於

是叔輒哭日食意在於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

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

吳齊烏枝鳴戍宋烏枝鳴廚人濮曰濮宋廚軍志

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

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

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衆師于鳩口梁國睢陽縣

獲其二帥公子苦雉偃州大夫吳華登帥其餘

師吳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

死死可借使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復乃徇

曰揚徽者公徒也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見

人皆揚徽睚陽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

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

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

之華氏北復即之走北敗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

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僂

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戰華姓

居于公里亦如之姓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僂新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曹

翰胡曹大會晉荀吳中行齊苑何忌齊大衛公子

朝前年出奔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楮丘楮丘宋地鄭

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鸞鄭翩華氏黨子祿御公子

城莊莖為右子祿于孳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為右

豹封人華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

呼已反將注豹則開矣注傳矣曰平公之靈尚輔

還戰

相余平公公子豹射出基出子城子將注則又

關矣曰不狎鄙狎更抽矢豹止城射之殪豹張句

抽父而下父長丈二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

折城又射之死死干犢請一矢求城曰余言女於

君欲活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干

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諾乃射之殪殪又大敗

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貍曰吾為樂

氏矣晉樂盈還入作亂而貍曰子無我廷不幸而

後亡也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貍以車十五乘徒

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

乃復入入南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

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

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為明年華向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于東國東國隱大子

之弟朱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

國若不相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

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

故封盟于鄧依陳其子有心故廢之子謂靈王

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楚則蔡無他心公如

晉及河鼓叛晉叛晉屬鮮虞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將有軍事

無暇於待賓且懼泄軍謀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

宋南里出奔楚言自南里別從國去大蒐于昌間無夏四月

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叔鞅叔弓子三月而

葬亂王室亂承叔鞅言而書之未劉子單子以王

猛居于皇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辟子朝秋劉子

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邴邾今河南縣冬十

月王子猛卒未即位故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

無傳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曆推之校前後當為癸卯朔書癸酉誤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

啓齊大夫北郭佐之後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牧之莒大夫曰齊

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

齊師於壽餘地莒齊侯伐莒怒莒子行成司馬寵如

莒涖盟寵齊大夫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城

也莒於是乎大惡其君為明年莒子來解傳楚遠越使告于

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命為君憂無寧以為宗

羞無寧寧也言華氏為宋宗廟之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

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

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

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

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思宋以諸侯義距之

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

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

言華氏不能復為宋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

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貍華登皇奄

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貍以下五子不書非卿宋公使公孫忌

為大司馬代華費遂邊印為大司徒印平公曾孫代華定樂祁為

司城祁子罕孫樂祁率仲幾為左師幾仲江孫樂大心為

右師代華亥樂輓為大司寇輓子罕功孫以靖國人終梓慎之言三

年而後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傅

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孟即起也王與賓孟欲立子朝為太子劉獻

公之庶子伯蚩事單穆公獻公劉摯伯蚩劉狄穆公單旗惡賓孟

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之朝之言以為亂願去

之子朝有欲立之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問

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為犧牲奉宗廟故自殘遽歸告王

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雞犧雖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

人見寵飾則當貴盛故言異於雞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

害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入以招禍難使犧在已則無患害以喻子朝欲使王早寵異之

王弗應十五年大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定賓孟感雞盛稱子朝王心許之

故不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

子北山洛北莽也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欲因田獵先殺之王有心疾乙丑崩

于榮錡氏四月十九日河南鞏縣西有榮錡澗戊辰劉子摯卒二十

無子單子立劉蚝蚝事單子故五月庚辰見王見王遂

攻賓起殺之黨子朝故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猛次王故單劉立之

焉獻於廟又叛於鮮虞鮮虞屬六月荀吳略東陽略

也東陽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

之門外昔陽故肥子所都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

涉佗守之守鼓之地涉佗晉大夫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

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百工百官也靈

王景王之子孫帥郊要餞之甲三邑周地以逐劉子逐伯壬戌

之子孫

劉子奔揚揚周邑單子逸悼王于莊宮以歸悼王子猛也

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子朝黨也不欲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

癸亥單子出失位故出奔王子還與召莊公謀莊公召伯魚子

朝黨也曰不殺單旗不捷旗單子也與之重盟必來背盟

而克者多矣從之從還謀也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

頃子樊齊單劉黨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奉王及領大盟而

復領周地欲重盟令單子劉子復歸殺摯荒以說委罪於荒劉子如劉

歸其采邑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平時周地知王子還欲背盟故亡走羣

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八子靈景之族因戰延定稠

而殺之子朝奔京其黨死故丙寅伐之單子京人奔山劉

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故得入辛未鞞簡公敗績于京乙

亥甘平公亦敗焉甘鞞二公周卿士皆為子朝所敗叔鞅至自京

師葬景王還言王室之亂也經所閔馬父曰子朝必不

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閔馬父閔子馬魯大夫天所廢謂羣喪職秩者單

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圍

車次于皇出次以示急戊寅七月三日經書六月誤也劉子如劉單子

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王子處子猛黨守王城距子朝盟百工于平

宮平宮平王廟辛卯鄆臧伐皇鄆臧子朝黨大敗獲鄆臧士

辰焚諸王城之市焚諸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

敗績于前城醜悼王司徒前城子朝所得邑百工叛司徒醜敗故巳巳

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所敗庚午反伐之單氏反伐

百辛未伐東圍百工所掘洛陽東南有圍鄉冬十月丁巳晉籍

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及屬晉州鄉屬也五州為鄉

焦瑕溫原之師焦瑕溫原晉四邑以納王于王城丁巳在

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前城子城衆社周地十一月乙酉王子

猛卒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諛不成喪也釋所

雖未即從周人諛曰悼王

稱王已丑敬王即位敬王王子猛館于子旅氏子旅

周大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司馬

帥師軍于陰籍談于侯氏荀躒于谿泉賈辛所軍

有明次于社司馬督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

王師分在二邑洛陽閏月晉箕遺樂微右行詭濟

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

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朝所托

春秋左傳卷二十四

齊景公死於涼，雙其西南。

昭公死於乾，雙其東南。王曰：「軍于京。」

西伯有大小神，王曰：「金其三也。」

昭公死於乾，雙其東南。王曰：「軍于京。」

昭公死於乾，雙其東南。王曰：「軍于京。」

昭公死於乾，雙其東南。王曰：「軍于京。」

昭公死於乾，雙其東南。王曰：「軍于京。」

